



学生知识文库

鲁迅选集 四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学
生
知
识
文
库

鲁迅选集 四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封面设计：许 欣

鲁迅选集（四）

中国青年出版社 / 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沈铁锦州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32 418.75印张 904,138千字

1991年6月北京第3版 2003年4月锦州第9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定价：871.10元（全43册）

ISBN 7-5006-2949-4/I·644

第四卷说明

本卷收入杂文六十一篇，从《女人未必多说谎》到《读书忌》等二十篇，选自《花边文学》；从《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到《论俗人应避雅人》等十八篇，选自《且介亭杂文》；从《隐士》到《“题未定”草》（六至九）等十八篇，选自《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写于深夜里》到《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等五篇，选自《且介亭杂文末编》。

目 次

女人未必多说谎.....	1
批评家的批评家.....	3
大小骗.....	5
小品文的生机.....	7
一思而行.....	9
偶感	11
论秦理斋夫人事	13
玩具	15
“彻底”的底子.....	17
知了世界	19
水性	21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23
〔附录〕：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	25
〔同上〕：康伯度答文公直.....	26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28
看书琐记（一）	30

看书琐记（二）	32
趋时和复古	34
迎神和咬人	36
看书琐记（三）	38
“大雪纷飞”	40
读书忌	42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44
答国际文学社问	51
论“旧形式的采用”	53
连环图画琐谈	57
儒术	59
拿来主义	64
难行和不信	67
忆韦素园君	69
忆刘半农君	75
门外文谈	78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99
“以眼还眼”	101
运命	106
拿破仑与隋那	109
病后杂谈	110
病后杂谈之余	122
阿金	136
论俗人应避雅人	141

隐士·····	144
论讽刺·····	147
人生识字糊涂始·····	150
文人相轻·····	153
弄堂生意古今谈·····	155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158
什么是“讽刺”？·····	165
论人言可畏·····	168
再论“文人相轻”·····	172
从帮忙到扯淡·····	175
“题未定”草（一至三）·····	177
几乎无事的悲剧·····	186
三论“文人相轻”·····	189
〔备考〕：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魏金枝）·····	191
四论“文人相轻”·····	193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196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200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203
“题未定”草（六至九）·····	207
写于深夜里·····	223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235
死·····	239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245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249

注释.....	254
鲁迅著译年表.....	314

女人未必多说谎

侍桁先生在《谈说谎》¹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举证的事实，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那并不一定是谎话，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确也常常从男人们的嘴里，听说是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多，不过却也并无实证，也没有统计。叔本华先生²痛骂女人，他死后，从他的书籍里发见了医梅毒的药方；还有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³，我忘记了他的姓氏，做了一大本书，说女人和谎话是分不开的，然而他后来自杀了。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经病。

我想，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但是，数目字的统计自然也没有。

譬如罢，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姒”⁴的有几个。就是姒己、褒姒，也

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

今年是“妇女国货年”⁵，振兴国货，也从妇女始。不久，是就要挨骂的，因为国货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责骂，男人们的责任也尽了。

记得某男士有为某女士鸣不平的诗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⁶快哉快哉！

（一月八日。）

批评家的批评家

情势也转变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评家和非批评家都批评文学，自然，不满的居多，但说好的也有。去年以来，却变了文学家和非文学家都翻了一个身，转过来来批评批评家了。

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说好，最彻底的是不承认近来有真的批评家。即使承认，也大大的笑他们胡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往往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合就好，不合就坏。

但是，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譬如一个编辑者是唯美主义者罢，他尽可以自说并无定见，单在书籍评论上，就足够玩把戏。倘是一种所谓“为艺术的艺术”的作品，合于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选登一篇赞成这种主义的批评，或读后

感，捧着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进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评家的文章，捺它到地里去。读者这就被迷了眼。但在个人，如果还有一点记性，却不能这么两端的，他须有一定的圈子。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

然而批评家的批评家会引出张献忠考秀才¹的古典来：先在两柱之间横系一条绳子，叫应考的走过去，太高的杀，太矮的也杀，于是杀光了蜀中的英才。这么一比，有定见的批评家即等于张献忠，真可以使读者发生满心的憎恨。但是，评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绳吗？论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长短吗？引出这例子来的，是诬陷，更不是什么批评。

（一月十七日。）

大 小 骗

“文坛”上的丑事，这两年来真也揭发得不少了：剪贴、瞎抄、贩卖、假冒。不过不可究诘的事情还有，只因为我们看惯了，不再留心它。

名人的题签，虽然字不见得一定写的好，但只在表示这书的作者或出版者认识名人，和内容并无关系，是算不得骗人的。可疑的是“校阅”。校阅的脚色，自然是名人、学者、教授。然而这些先生们自己却并无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所以真的校阅了没有是一个问题；即使真的校阅了，那校阅是否真的可靠又是一个问题。但再加校阅，给以批评的文章，我们却很少见。

还有一种是“编辑”。这编辑者，也大抵是名人，因这名，就使读者觉得那书的可靠。但这是也很可疑的。如果那书上有些序跋，我们还可以由那文章，思想，断定它是否真是这人所编辑，但市上所陈列的书，常有翻开便是目录，叫你一点也摸不着头脑的。这怎么靠得住？至于大部的各门类的刊物的所谓“主编”，那是这位名人竟上至天空，

下至地底，无不通晓了，“无为而无不为”¹，倒使我们无须再加以揣测。

还有一种是“特约撰稿”。刊物初出，广告上往往开列一大批特约撰稿的名人，有时还用凸版印出作者亲笔的签名，以显示其真实。这并不可疑。然而过了一年半载，可就渐有破绽了，许多所谓特约撰稿者的东西一个字也不见。是并没有约，还是约而不来呢，我们无从知道；但可见那些所谓亲笔签名，也许是从别处剪来，或者简直是假造的了。要是从投稿上取下来的，为什么见签名却不见稿呢？

这些名人在卖着他们的“名”，不知道可是领着“干薪”的？倘使领的，自然是同意的自卖，否则，可以说是被“盗卖”。“欺世盗名”者有之，盗卖名以欺世者又有之，世事也真是五花八门。然而受损失的却只有读者。

（三月七日。）

小品文的生机

去年是“幽默”大走鸿运的时候，《论语》¹以外，也是开口幽默，闭口幽默，这人是幽默家，那人也是幽默家。不料今年就大塌其台，这不对，那又不对，一切罪恶，全归幽默，甚至于比之文场的丑脚。骂幽默竟好像是洗澡，只要来一下，自己就会干净似的了。

倘若真的是“天地大戏场”，那么，文场上当然也一定有丑脚——然而也一定有黑头²。丑脚唱着丑脚戏，是很平常的，黑头改唱了丑脚戏，那就怪得很，但大戏场上却有时真会有这等事。这就使直心眼人跟着歪心眼人嘲骂，热情人愤怒，脆情人心酸。为的是唱得不内行，不招人笑吗？并不是的，他比真的丑脚还可笑。

那愤怒和心酸，为的是黑头改唱了丑脚之后，事情还没有完。串戏总得有几个脚色：生、旦、末、丑、净³，还有黑头。要不然，这戏也唱不久。为了一种原因，黑头只得改唱丑脚的时候，照成例，是一定丑脚倒来改唱黑头的。不但唱工，单是黑头涎脸扮丑脚，丑脚挺胸学黑头，戏场

上只见白鼻子的和黑脸孔的丑脚多起来，也就滑天下之大稽。然而，滑稽而已，并非幽默。或人⁴曰：“中国无幽默”。这正是一个注脚。

更可叹的是被谥为“幽默大师”的林先生，竟也在《自由谈》上引了古人之言⁵，曰：“夫饮酒猖狂，或沉寂无闻，亦不过洁身自好耳。今世癡蟹，欲使洁身自好者负亡国之罪，若然则‘今日乌合，明日鸟散，今日倒戈，明日凭轼，今日为君子，明日为小人，今日为小人，明日复为君子’之辈可无罪。”虽引据仍不离乎小品，但去“幽默”或“闲适”之道远矣。这又是一个注脚。

但林先生以为新近各报上之攻击《人间世》，是系统的化名的把戏⁶，却是错误的，证据是不同的论旨，不同的作风。其中固然有虽曾附骥，终未登龙的“名人”，或扮作黑头，而实是真正的丑脚的打诨，但也有热心人的谏论，世态是这么的纠纷，可见虽是小品，也正有待于分析和攻战的了，这或者倒是《人间世》的一线生机罢。

（四月二十六日。）

一 思 而 行

只要并不是靠这来解决国政，布置战争，在朋友之间，说几句幽默，彼此莞尔而笑，我看是无关大体的。就是革命专家，有时也要负手散步；理学先生总不免有儿女，在证明着他并非日日夜夜，道貌永远的俨然。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还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¹，却稍嫌不够。

人间世事，恨和尚往往就恨袈裟。幽默和小品的开初，人们何尝有贰话。然而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幽默那有这许多，于是幽默就是滑稽，滑稽就是说笑话，说笑话就是讽刺，讽刺就是谩骂。油腔滑调，幽默也；“天朗气清”²，小品也；看郑板桥《道情》一遍，谈幽默十天，买袁中郎尺牍半本，作小品一卷。有些人既有以此起家之势，势必会有想反此以名世之人，于是轰然一声，天下又无不骂幽默和小品。其实，则趁队起哄之士，今年也和去年一样，数不在少的。

手拿黑漆皮灯笼，彼此都莫名其妙。总之，一个名词